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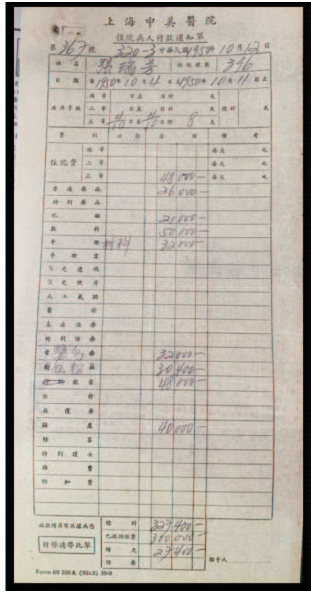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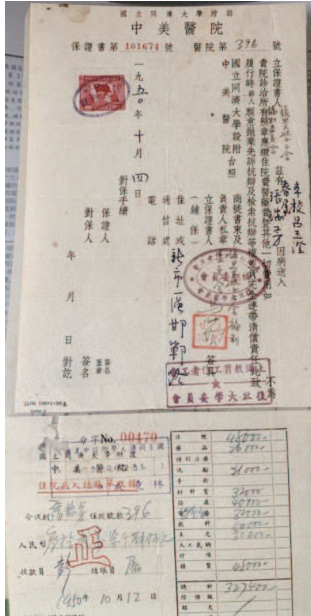
「私家卷宗」里的三份出生凭据

◆吕怡然

珍藏着父母留下的我出生时的三张凭据：70年前“上海中美医院”开具的“保证书”“付款通知单”和“结账单收据”。每当看到这些泛黄的“私家卷宗”里的原始单据，便好奇地想了解这“中美医院”的前世今生。曾在网上搜索过，却并未发现确凿的信息。近日读到《上海日报》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乔争月的文章，方知其来龙去脉。

据乔小姐的考证，整整120年前的1900年，德国医师埃里希·宝隆在上海创办“同济医院”（Tung Chi Hospital）。这位善良的洋医生英年早逝后，“同济医院”更名为“宝隆医院”；抗战胜利后，则更名为“中美医院”，而我恰恰降生在这个节点上！就在我出生半年后，又更名为“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”。此后四五年间，这家医院被分批迁往湖北武汉，更名为“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”，目前的全称则是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”。而我呱呱坠地的地方，约摸就是原先“同济医院”的风阳路院址，如今的长征医院。

冥冥之中，生于上海的我，和德国、和武汉还有那么一点勾连呢！而这三份“历史档案”承载着时代印记，从中或可解读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！



上海市吴淞区检察院从成立到撤销仅有7年的时间，但我收藏的一件印有“吴淞区人民检察院”，编号“92”的白底搪瓷茶缸却见证了那段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那时，我们每人都有一只印有单位名称和编号的搪瓷茶缸。1984年底我刚进检察院时管后勤的同志发给我两只搪瓷碗和一只茶缸，编号均为“21”号。一年后相继来了许多新同志，每人又发了一只口径略大的茶缸，我的编号是“92”。这只茶缸十分普通，可它一直伴随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。尤其在工作上，它还给了我一些意外的帮助和惊喜。

有次，科长让我参加审讯。对象是一名具有反侦查能力的受贿犯罪嫌疑人。虽然已经连续审讯了两天两夜，可嫌疑人始终未能交代犯罪事实。直到第三天凌晨，检察长决定再做最后审讯，如无受贿口供则即刻放人。当时，我们办案的同志因连续工作都已疲惫不堪，而我

茶缸轶事

◆刘向东

毕竟年轻，又不时地端起茶缸喝茶，即使一夜没合眼却也精神抖擞。也许是科长让我最后一试吧，凌晨3点我一接到科长的指令，便重新泡了茶端上茶缸进了审讯室。起初我并未开口，对象也保持沉默，唯有桌上的茶缸冒着袅袅热气，小小的屋子也顿时清香弥漫。突然，对方抬头说：“好香的龙井呀，一定是明前茶吧。”

其实，他冷不丁的开口让我茫然。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懂茶的名称和季节，只是从科长的茶罐里随手抓了一把而已。但条件反射让我觉得应该给他一杯茶，而一时又没有别的茶杯，于是我索性端起茶缸递到他面前说：“要喝就喝吧。”不



料，他竟然接过茶缸边喝边咂咂嘴得意地说：“果然是明前茶呀。”更令我意想不到的他恭敬地还我茶缸时很坦然地说：“你把自己的茶给我喝，说明你没有鄙视我，我不该对抗你们。”接着他竹筒倒豆子，既交代了受贿犯罪事实，又提供了取证方向。事后的破案讲评会上，我

介绍了这一情节后，科长说嫌疑人虽然犯了罪，但人格同我们是平等的，而小小一缸茶可以化解对方的敌视心理，又能拉近人际距离，也为其坦白交代消除了心理障碍。不久，我以此案为例的预审论文也获得了一等奖。

有次，我和师傅去连云港执行任务。本不打算携带茶缸，可师傅说能多装水，又能泡方便面，还是带上好。后来在火车上这只茶缸不仅给我带来了方便，也成就了我们的受表扬。原来，午夜时分师傅上厕所抓到一个小偷交给了乘警，很快乘警查明这个小偷正是一重大盗窃案的流窜犯。当时乘警一定要我们的单位名称和姓名。尽管我们已婉言谢绝，但我茶缸上的名称和编号却被乘警暗暗地记在了心里。一回到单位，组织上已收到了感谢信，并隆重地表扬了师傅。

彩绘满釉汉方壶



前年春暖花开之际，因公带队赴北京搞团建，抽空来到了素有“九市精华萃一衢”之称的琉璃厂。漫步老街，依然是老规矩：重点扫描老紫砂器。寻寻觅觅，终于在西街的北京市文物商店萃珍斋营业部，发现柜顶上有一把疑似老壶。拂去积尘，拿到屋外阳光下端详再三，再请营业员拿来湿抹布一擦：器型与气韵、泥料与包浆、釉色与彩绘、底章与算筹记号，没问题，这是一把清乾嘉时期的彩绘满釉汉方紫砂壶。

此壶砂质较为细腻，间含少量

微黑和鹅黄颗粒，胎骨不太致密，色呈海棠红；器型为高身扁四方形，全手工四面镶接成型，通高18厘米，长11厘米，宽10厘米（不计壶流和壶把），腹略鼓，扁混方盖，桥型钮，二弯扁方流，长条单流孔，内压浅足，弯圆执把。全壶线条简练，轮廓分明，圆中寓方，刚柔相济，气韵生动，端庄古雅；满身挂绿釉，釉水肥厚，自上而下有近10道弦纹和纹饰，间以蓝黄白色分层，上下处白釉地胭脂色绘卷草纹，平正而灵巧；壶身前后两面开光，前面为一幅双鹤图，酷似清

◆蔡一宁

代一品文官的补子，祥云缠绕，双鹤翩跹，瑞意洋溢，背面是一幅秋菊图，宛若南田的没骨画，枝繁叶茂，红花绽放，朴素清新；两侧则彩绘了多丛凤竹；壶底露胎，钤有一枚圆形篆体阳文印章“澹然斋印”，印侧还墨书着算筹符号，笔画清晰可辨。诸多要素可指证其为清代乾嘉时期之典型器，是一件值得珍藏与把玩的砂壶遗器。

汉方壶乃方形紫砂茗壶经典古式之一，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紫砂工手竞相制之。明代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·雅流》曾记载：“邵文金，仿时大彬汉方，独绝”，徐友泉亦有此样式作品问世。至清乾嘉年间，因其颇得非富即贵人士的青睐而流行一时，一直延续到清末，华凤翔、徐飞龙、壶痴等都有汉方壶传世。

紫砂挂釉加彩工艺则与清代中期朝廷内外追求姹妍繁复、雍容华贵之风密不可分。为了使紫砂茗壶



具有流光溢彩、华丽缤纷之外观效果，砂壶制作者放弃了紫砂素胎特质，引进了彩釉。即在已烧好的紫砂素胎上，用釉彩绘或满身挂釉，再二次入窑烧成。一时间，砂壶装饰璀璨夺目，吸人眼球，可与景德镇瓷器相媲美。许多皇亲贵族纷纷定制紫砂粉彩装饰之茗壶。然而由于加彩釉掩盖了素面素心的紫砂材质美，有碍砂壶的透气性，因而挂釉加彩的工艺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
据考，乾嘉时期曾有诸多斋、堂、轩号，钤于茗壶。如澹然斋、清德堂、春水堂、盛和堂、得月轩等等。澹然斋为清皇族斋号。多用于乾嘉庆两朝名贵紫砂壶之印款。

算筹是中国古代用来记数、列式和进行各种数与式演算的一种工具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。它是珠算发明前中国独创并最有效的计算工具。墨写的算筹符号常常出现在紫砂壶底，绝非偶然，它应该是识字不多的工匠用来记号和入窑烧造、防止混淆而留下的标记。

壶里乾坤大，杯中日月长。清代遗壶，得之不易，弥足珍贵。倘能壶运满载、茶禅一味，则不亦乐乎也！

千年古镇新场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，以其静谧、美丽、多姿得到了世人的青睐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一条狭长的老街、几条水巷和小弄堂，基本成了古镇的全部。古称“石笋里”，素有“小小新场赛苏州”之美誉。从沪南公路高耸挺立的门楼而入，沿着石板铺就、幽深狭窄的新场大街由北向南而行，先后穿过“三世二品、石笋里”两道牌坊，经南山古寺西侧至新环南路出口，全长1.5公里，两侧店铺绵延铺展，街巷密集，满目皆是砖木结构建筑，马头墙、小青瓦、飞檐木雕，临河沿街廊棚棧道，门窗有吊木窗，花木窗、落地门窗、还有半墙半窗的，连成一片，蜿蜒伸展，至今保存着100多户明清古宅院和名人故居，有建于清末的四进庭院“张氏宅第”、清代同治年间的楼茶园，还有耶稣堂、东岳观、中国铜锣鼓艺术馆、新场历史文化陈列馆……等，被包围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里，传统小吃，工艺品、土特产，游人如织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、长街、茶楼、老店、小庙与古寺，共同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图。呈现一派古迹与民居相邻，古朴与繁华相融的盛景。尤其是2007年

寂静的老街石笋里



威尼斯电影节《色戒》荣获“金狮奖”，新场是《色戒》唯一拍摄景地。从此，深藏于南汇的古镇新场迈入世人的眼光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风暴，驱散了昔日节庆的喧闹。前些时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需要，为避免人员交叉感染，古镇景区、场馆采取了应对措施，及时关闭公共活动场所，古镇一改昔日繁闹景象，

整个街巷几乎没人，砖瓦清晰，洁净如画，行走其上，无喧无扰，空灵悠远，俨然回到古时，令人遐想无限。这期间上海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抗击疫情的科学知识、文化生活以满足广大市民了解、学习等精神需求；市工美行业也号召艺术家“用自己的艺术创作，表达抗击疫情和众志成城的心声”为人民鼓劲，为一线的医护人员助威，为百

姓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。闲在家中、喜欢收藏的我，理当行动响应，从“翻箱底”中取出多年收藏的“石刻摆件”，完成了此件《老街石笋里》小品创作。我先从“石材”中找出一方略带弯形呈褐色的泥板，作为小品的底板。它高2厘米、宽约9厘米、长48厘米，其质地古朴、走势流畅，尽显老街石板地基；古宅民居为我平时喜欢收藏的摆件，从各地收藏了近百件陶塑、石刻和树脂等多种材质微塑古宅摆件，我精细调整组合，从中挑选出18件合适的古宅，总算如意完工。当下，万众一心、共克时艰，以此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。因时间仓促，劣作略显粗糙、不尽人意，尤其是人物方面摆件正是我收藏中的短板，却“歪打正着”恰好成为此作品表现的主题，透过作品的表达，似乎尚能感悟非常时期的老街面貌，“石笋里”以其寂静、空旷、清秀的立体景观，让人隐约回味、可见。（图片摄影：张静庵）